

危城北平與西安事變

樂恕人

抗戰採訪錄 第二章

不平凡的時代開始了！

到達北平，小住兩週之後，一方面有兄長的指導，一方面又處處留心觀察。所以對華北局勢，北平處境，有了相當的了解。

事實上，我當年不過一個高中畢業而想投考大學新聞系的青年，距我滿二十歲的生日，尚有三個月。不料竟由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了我的新聞從業工作。

而且，我身處在中日時局焦點的北平，緊迫危難下的故都；從業一月後就發生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不一年後就發生影響世局的『蘆溝橋事變』，真可謂不平凡時代從此開始了。

我在今天來撰述這一段親歷的珍貴史實，正是我養病在日本富士見高原的療養所中。我自號所居曰：『五房病室』，因為它是我的病房、書房、公事房、廚房、和臥房。

本來就已經很難痛苦的療養生活，但爲了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對時代工作的紀錄，不願健康來從事這一樁歷史性的寫作。

在異國山野病院中，一以本身健康尚未恢復；二以業務的煩雜又無以復加；三以手邊所有參考書刊資料又不完備；所以，我祇願以個人親身所及，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用回憶方式來寫作。一方面自珍於此一重大時代的史實，我個人何幸而親身涉歷；另一面則是爲這一重大時代留下一部份外史，並以『拋磚引玉』的心情，期望曾經採訪過『抗戰』的同業友好，以及中外雜誌的讀者作家撰述出他們的經歷，同爲國家民族這一段重要的史實，留下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忠實紀錄。

我雖然採取以親身所經歷的見聞爲主，來撰述『抗日戰爭』前後的史實；但在開始寫到『抗戰』爆發前，既然親身到了中日時局焦點的北平

，發現古城已處於敵人掌握之下，其艱危緊迫的態勢，非全國其他地區的人士所能體會。因之，在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回憶起當年中日間的一切，北平的實況，却不能不在此引述一些史實，作一個輪廓似地敘述。不然，我們無法了解到中日之間在那時期關係的緊迫，以及北平危如累卵的真相。

中日大戰前數年的史實，如以近年來中日有關著述及中日公私文件檔案等觀之，真所謂卷帙浩繁，錯綜複雜，雖以數十萬言，甚至百萬言，也不能盡道其詳情。我在此祇能以最簡單的筆墨，作概略的記載，才能紀錄到我親身所見北平在當年的創痕淚影，也才可以了解國家在當年的艱苦難。

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全面大戰爲止，其間不斷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和事變，多

數在中國，少數在日本。正因為日本在作侵略戰爭而中國在作抵抗的準備，因而中日兩國國內發生的大小事變事件，都是促成中日大戰的因素。我們應該就其重要的，依發生時序列出概況如後。

日本既然順利佔領全東北，除了遭遇我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將軍所部奮力抵抗外，主要的東北統帥張學良的大軍，則以「不抵抗主義」而退避山海關內，使日本不費大力而完成其吞佔「滿洲」的侵略計劃。

因為『滿洲』如此出乎意料地即便佔領，於是惹起日本軍閥更積極向中國作全部進攻的試探。同時向內蒙，華北及華中展開直接或間接的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侵略行動。

公元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日軍在佔領東北最南的一個重鎮錦州，完全控制東北以後；又於一月二十日起，在上海藉口中國排斥日貨，發動其海軍陸戰隊和大批浪人，焚燒我大工業之一的三友實業社；並殺傷華籍巡捕，又在繁華區北四川路、閘北、虹口一帶示威，搗毀中國商店等。日本暴徒兩名受傷，於是上海日本總領事館反而向我上海市府提出嚴重抗議，提出無理嚴厲要求四項。二十七日上海日總領館竟以最後通牒方式迫我接受條件，宣稱在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前如無滿意答覆，日方即採自由行動。翌晨，日軍司令關澤幸一少將並以同樣態度，通知上海租界當局。我上海市長吳鐵城秉承中央意旨，忍讓接受日本要求，日方表示滿意。進而又提出更無理要求，藉口保護日僑，迫使我撤退閘北駐軍，由日軍接管。並不待我方答覆，遂於當夜發動攻擊。而震驚全世界的「一二八」淞滬戰爭遂即展開。

「一二八」與「五一五」

日本軍閥原以為中國政府又不曾抵抗，憑其優勢海陸軍，可以一舉攻下上海，威脅南京，迫我簽訂城下之盟；不料我忍無可忍，原駐上海一帶的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等領導之下奮勇抵抗，同時中央又急調張治中率領的第五軍增援，頓使日寇遭遇想像不到的堅強抵抗。我政府在二十九日即遷都洛陽，統帥蔣委員長留京指揮，向世界表示中國抗戰決意和行動。後來激戰三十幾日，日軍四易統帥，大量增援後，上海市區撤守；退守南翔一帶。旋經國際聯盟和美英的調解之下，中日雙方成立停戰協定，恢復戰前駐軍狀態。

經此一戰，中國朝野深知唯有抵抗才能保全；而日本軍閥則知一舉吞滅中國不能生效，遂又轉變方向，恢復其先圖滿蒙次及華北的逐步侵略，也就是化鯨吞為蠶食的政策。

「一二八」戰事後，日本軍閥及極右派份子鑒於國內政治家不能完全同意和支持軍人對華的侵略行動，在同年（公元一九三二年，日本昭和七年）的五月十五日，發生驚動全球的軍人大暴動事件，以『血盟團』團員為主要份子的海軍青年將校與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竟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了政治家犬養毅首相，並引起『農民決死隊』等的騷動，以反對現政府的政策。

日皇裕仁及元老西園寺公爵也無法對局面控制，只好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組閣來鎮壓危局，而以陸軍少壯派首領荒木貞夫出任陸相。日本政局到此，已完全為軍人所支配，明治維新以來的政黨政治，實際上已告結束。從此陸海軍人實際掌

握政權後，才演成九月間退出國際聯盟，並放大膽向中國內蒙一帶發動戰爭的局面。

原來日軍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佔領東北重鎮錦州之後，表面上完全控制了東北，但是境內的義勇軍風起雲湧，有一年之久，使日軍忙於應付。經過一年的苦戰，東北各義勇軍已被大量日軍擊敗退出境內，或不幸竟被消滅。日軍把義勇軍解決後，遂無後顧之憂；乃於一九三三年元旦，進攻我東北與華北銜接的要地山海關，經我駐軍何柱國部血戰三晝夜，日軍才得佔領『天下第一關』。日本政府竟在元月二十一日宣佈滿蒙應以長城與中國為界，熱河應為滿州國的一部；並以偽滿名義，發表向熱河進兵。

當時，我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即於二月十二日發表聲明，謂日軍如進犯我熱河省，中國不惜以全力抵抗。十九日華北各將領聯合通電誓師抗日。到了二十三日，日本政府又變更陰謀，由外務省直接向我中央要求，劃長城內外為中立區，並要求撤退熱河軍隊。我政府見日方更進一步逼迫，已決心抵抗，覆文拒絕其荒謬提案。於是日軍分兵三路，向熱河進攻。

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當政七年，毫無建樹，一到日軍和偽軍三路進攻，竟然又不抵抗，讓敵偽短短一個月內席捲了熱河全省，推進到長城一線。

這時，我中央已調集大軍，沿長城各要地防犯敵偽；血戰旋即展開。在喜峯口的宋哲元所屬第二十九軍，在古北口的徐庭瑤所屬第十七軍，在蔣委員長到北平坐鎮時，英勇抵抗，予敵偽軍以最猛烈的打擊。其他如商震軍，蕭之楚軍，傅作義軍，也英勇抗敵，造成世界聞名的長城戰役

後來日軍增援猛撲，佔領長城各口，南下竄抵河北省北部的豐潤、玉田、懷柔各地，威脅平津時，遂以達到佔領熱河全省，用以退為進的方式，先提議停戰。那時期，中央政府在江西境內剿共的軍事也正緊張，國內軍事經濟建設沒有完成，繼續抗戰下去，於我更形不利，就允由英國大使藍浦森出面斡旋，與日本談判，在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協定』。

塘沽協定真象如何？

塘沽協定無疑是戰敗後的退讓協定，其中包括中國軍隊撤退至指定地區，及由日軍隨時可以用飛機偵察，並由日軍撤退至長城一線等等。

不幸，那時中國國內，除了江西紅軍公開與中央作戰外，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又發生了閩變。日本軍閥趁着中國內亂加深的時候，又於一九三五年五月，藉口天津日租界漢奸新聞社長胡恩溥、白逾桓一人被暗殺事件，向中國進逼。於六月九日，由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少將訪問何應欽將軍，提出六項要求，將中央政府河北省境內的黨政軍一切勢力完全排除。中央政府委曲求全，接受日方要求，簽訂另一次更苛厲的協定，即所謂『何梅協定』。

——中國方面由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主任何應欽上將簽字，日本方面由『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中將簽字。此次協定包括下列重要事項。

- (一)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撤銷；
- (二)國民黨黨部在河北省境內者一律撤退；

(三)中央軍第二師黃杰部，第二十五師關麟徵部移駐河北省境外；憲兵第三團蔣孝先部亦撤出河北省境；

(四)河北省主席第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免職他調，其部隊移駐河北省境外；(于學忠第五十一軍係東北軍張學良舊部)

(五)禁止在河北省境的一切排日運動。

在這一段中日局部戰爭當中，曾經有過兩件外交上的大事，不能不記出。

第一件是：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乘熱河長城戰役勝利，逼迫中國簽訂塘沽協定後，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由其外務省文化情報局長天羽英二發表一項使世界驚愕的申明，儼然以中國為日本的附庸國，而以日本主宰中國的一切要政向世界示威。這便是最荒謬狂妄的『天羽申明』，當即由我外交部申明駁斥，其他列強，也表示與『九國公約』不符，指責日本妄圖獨霸中國的野心。同年十二月，日本即通知列強，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其橫行太平洋，獨霸中國的企圖，更加顯著。

另一件大事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接見我駐日大使蔣作賓，提出在歷史上有名的『廣田三原則』，要求：

(一)中國政府須積極實行鞏固中日友誼關係之計劃；(二)中國承認滿州國，實行中日滿在華北的合作；(三)中日滿共同防止共黨在中國之蔓延。

中日兩國在南京談判所謂『廣田三原則』，以其過於苛毒，當然不能接受；是時，蔣委員長於十一月十九日的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有過

歷史性的演說，鄭重表示：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繼續不斷的上海事件，華北事件接踵而來，全國上下，均陷於極度煩悶苦痛之中。……苟國際演變，不斷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當為最大忍耐，復以不侵主權為限度。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南京談判拖延期中，中央一面追剿突圍竄擾西南西北各省紅軍，一面又不得不準備抵抗日本再度發動的局部戰爭，甚至全面戰爭。而日本呢，在這時期也不斷地向華北進逼。

『何梅協定』後，中央勢力退出河北，一九三五年六月與日本折衷成立以宋哲元為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而以宋哲元所統屬的第二十九軍駐防平津一帶。但日本却在河北省東部卵翼了漢奸組織，成立完全受日本指使的『冀東防共政府』，以殷汝耕為其主席，竊據了二十二縣，竟以在北平附近的通縣為其偽首府。同時，日本更發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以特務頭子土肥原中將策動其事，妄想再進一步，把河北、察哈爾、山東、山西、綏遠五省，一併變相侵佔。

二二六事件的經過

到了公元一九三六年，也就是中日全面戰爭的頭一年，在日本又發生了一次震驚全世界的『二二六事件』，駐在東京的皇道派青年官兵率領部隊一千四百多人，發動兵變，將日本內閣的內務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

邊錠太郎等殺害。叛軍攻擊首相官邸，加以佔領，總理大臣岡田啓介海軍大將險被狙殺，由其秘書官作替身，為叛軍擊斃。岡田躲在官邸牆壁內，倖免於難。叛軍並佔領東京許多重要地區，竟向日皇提出政治要求；後來經過鎮壓部隊的彈壓，叛軍粗平，首領自殺。岡田內閣總辭，由日本軍閥御用的外相廣田弘毅，繼起組閣。其內閣中的陸相寺內壽一大將已掌握了實權，廣田不過一名傀儡。

原來日本陸軍分成『皇道派』與『統制派』，相互對立爭權。叛亂為皇道派發動；其將領如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原皆主張對蘇作戰；叛

亂失敗後，統制派得勢，將皇道派將領編入預備役，剝除他們的實權。統制派利用廣田組閣，舉行『五相會議』，即首相、外相、陸相、藏相等討論有關重要國策，決定所謂『基本國策要綱』，又稱『日本國策基準』。於是，對中國加緊侵略，對蘇聯對英美作戰的大計，已在決定之中。這是承繼『田中奏摺』的一貫政策，不過把它更具體化而付之實行。

同時，廣田內閣還有一項外交陰謀，即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東京

由有田八郎外相與德國大使簽訂『日德防共協定』，並簽訂日德秘密軍事條款，準備東西呼應，對付蘇聯，威脅英美，更利於侵略中國。
公元一九三六年，日本在『二二六事變』之後，軍部已成瘋狂狀態，在軍閥們刺刀下所建立的廣田內閣，實際上已成傀儡。於是積極進行的陸海空軍的擴建，準備吞併中國，侵略亞洲，制霸世界。

同年春，日本關

東軍即展開對我綏遠

省的侵攻，煽動偽蒙

德王，組織『蒙古自治軍政府』，並由日

本軍事顧問以及特務

等，收贖土匪，組織

偽軍，開始向綏遠各

重鎮進犯。我中央調

集各路大軍，英勇迎

擊，造成『百靈廟大

捷』，全國振奮，偽

蒙潰退回察北老巢，

日本關東軍的陰謀毒

計，暫時宣告潰滅。

在這時期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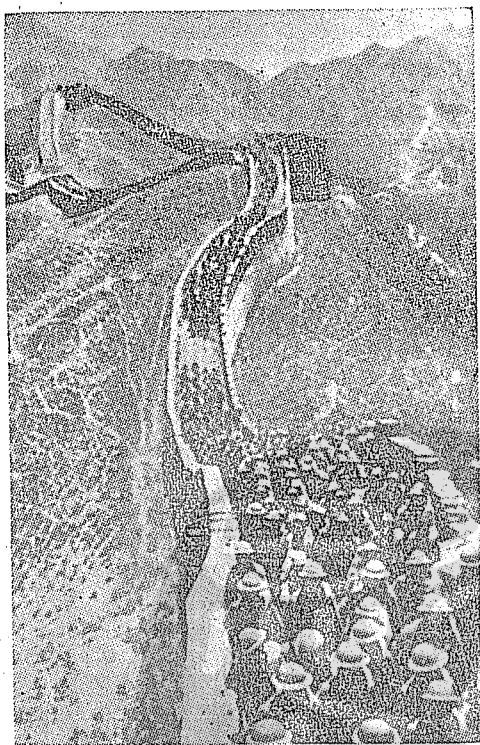
中國方面，江西紅軍

經過『二萬五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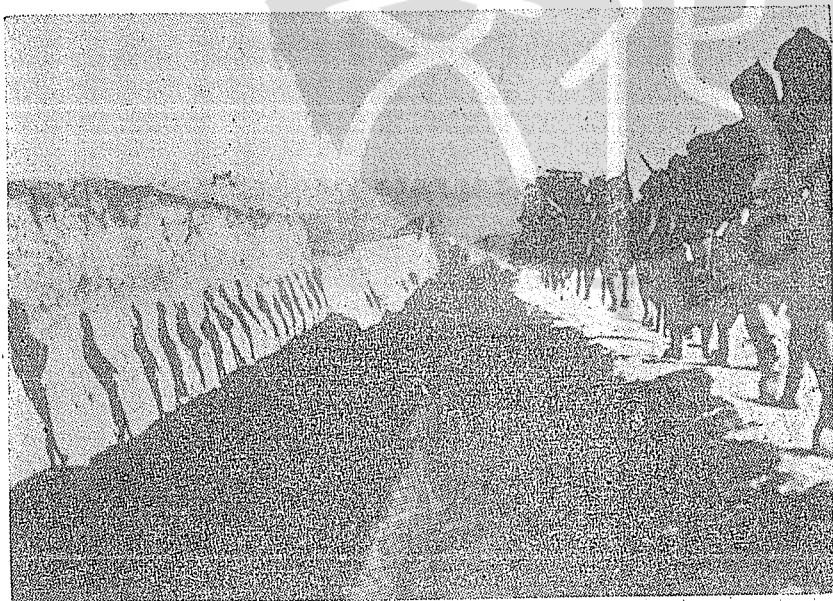
的大流竄，雖然在陝

西北部暫時立定腳根

無，但本身兵力殘餘無



(上) 我軍增防長城，大軍絡繹于途。(下) 日軍大舉入犯。侵華北，長城戰役不旋踵而爆發，圖為大隊日軍沿長城進



幾，連同當地原來的土共劉子丹部，總共祇有二萬多人，正為東北軍張學良部，和西北軍楊虎城部包圍，形勢非常危急。

日本軍閥對中國的着着進逼，已使得中國政府積極推進『安內攘外』的政策，以便完全解決共黨叛亂的內憂後，集中力量對日全面抗戰。而人民之間，從高等學府到平民，從實業界到工農仇恨日本，抵抗日本的意志情緒日見高漲，無不盼望政府早日抗戰。民間倡導排日運動，甚至演變成好幾次排日暴動；如上海、漢口、成都，及北海事件等。全國學生們則不斷上南京請願，促請政府抗日，發生絕食臥鐵軌等等愛國行動。各大學教授及報刊，紛紛發表言論，發起組織，促請中央政府明令對日抗戰。

歷盡風霜人心麻木

在華北方面，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何梅協定』簽訂，宋哲元負責『冀察政務委員會』，之後，日本軍閥藉口駐在察省的宋部第一百三十二師某部扣留日本間諜，而大生事端。宋被迫派參謀長秦德純與日本在華北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中將繼『何梅協定』之後，在同年同月二十七日，簽訂所謂『土肥原、秦協定』，三十九軍退出察省，僅留少數保安隊駐防，不啻使日本對察哈爾間接控制，勢力更深入華北。

中央勢力退出河北省區後，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我中央政府所同意設立，而正式任命的地方官吏。但日本軍閥則卵翼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管轄二十二縣

，擁有偽政府和保安隊，不受冀察政務委員管治。同時，日本特務機關在土肥原主持下，更策動些小醜小奸，在北平鬧『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日方竟欲藉此完成其吞併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五省的狂妄野心。

另外，日本軍閥又不顧中國的同意與否，片面增加『支那駐屯軍』，由原來的二千多名，增加到五千多名。駐防在天津、通縣、和北平南面近郊的豐臺一帶。

說起外國在北平一帶駐兵，原是清末義和團事件後，八國聯軍擊敗清廷，在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所簽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所規定。當時各國要求駐屯護衛兵，以保衛公使館和僑民等。除英美德俄澳意七國外，日本規定在北平駐三百名，在天津駐一千四百名，山海關秦皇島三百名，北寧鐵道六〇〇名，共計二千六百名。

民國以後，蔣總司令領導北伐時，各國曾一度藉口維持混亂秩序增兵，日本在北平增到了五千多名，其在山東入侵阻撓北伐的大部隊還不在內。其後北伐成功，各國撤退所增派的兵力，日本也在北平恢復到二千多名。

民國二十五年年初，冀察局勢緊張，日本又片面決定，以在華北防共及護僑為藉口，增加三千名軍隊。我政府通知駐日大使許世英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重抗議，結果無效，引起全國各大都市以學生為首的反對示威遊行。

在南京方面，自從二十四年年底起，我外交部長張羣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樫茂所進行『廣田三原則』的談判，不能得到結果，外交陷於僵局，嚴重態勢，日勝一日。

從中央到北平地方上，中日之間的情勢，其

緊迫與嚴重，到了極點。

可是，我在北平小住二週後，除了發現地方政府忍辱負重，處境與中央同立於危局邊緣外；只有文化界和大學師生們情緒激昂，不時有示威遊行，要求政府不能再退讓，要求對日全面抗戰！出乎意外地是老百姓們大多寂靜苟安，沒有甚麼具體而熱烈的表示。

北平的居民，尤其是年長的一代，從清末活到那些年月，似乎有些歷盡風霜，見慣不驚了。他們看過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入侵；看過推翻滿清，張勳復辟；看到革命軍北伐入城；看過奉直內戰山海關熱河，及長城抗日戰爭等等；所以對於大局的緊張嚴重，有些兒麻木，多少有些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的態度。

不但民間麻木不仁，死氣沉沉，而且怪現象觸目皆是，十幾天當中，我看到另一世界。（待續）

中外雜誌

合訂本已出一至七卷

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平裝第一卷伍拾元，第二、三、四、五、六、七卷每卷各捌拾元，精裝第一卷柒拾元；二、三、四、五、六、七卷每卷各壹佰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立即寄書。